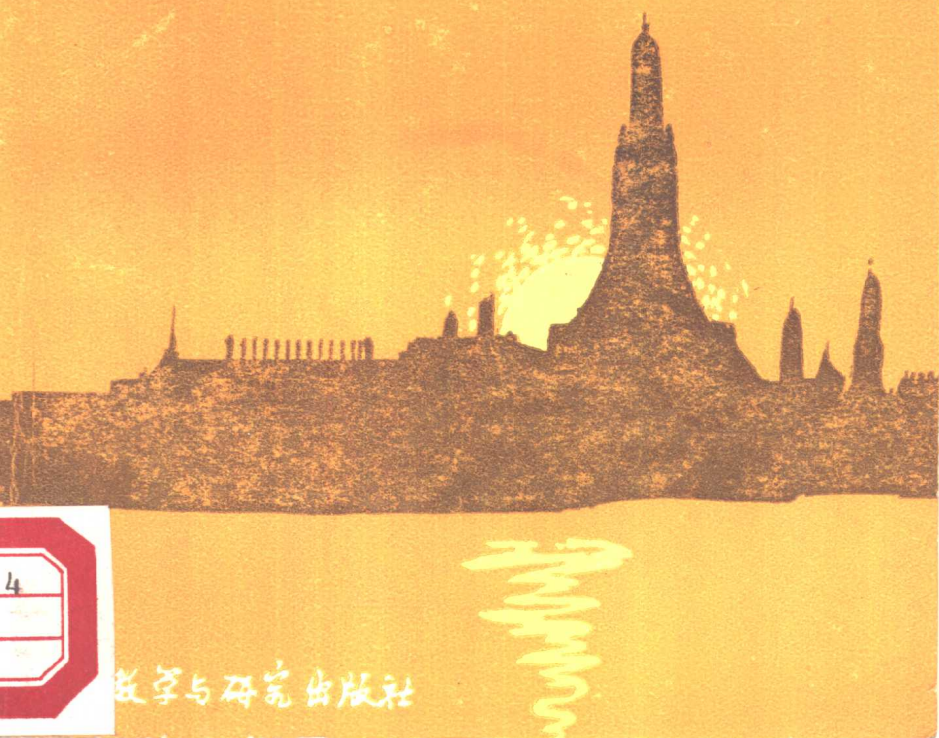


夕阳西下 下

泰 吉莎娜·阿索信



数学与研究出版社

夕 阳 西 下

(下)

〔泰〕吉莎娜·阿索信

燕 民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เรื่อง ตะวันตกดิน
โดย กฤษณา อโศกสิน
พิมพ์ครั้งที่สอง สิงหาคม ๒๕๑๖
จัดพิมพ์โดยสำนักพิมพ์ประพันธ์สาส์น

夕 阳 西 下
XIYANG XI XIA

(下)

〔泰〕吉莎娜·阿索信 著

熊 民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)

国营五二三厂排版

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9.75印张 223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数1—8,600册

ISBN7—5600—0172—6/I·8 定价：2.00元

七十八

索拉万聊得很起劲，连时间都忘掉了。坤娉姬起先也坐下来交谈了一阵，但后来便告退上楼。亭恭依然坐在行廊上看书，当坤娉姬开门出来，他便放下书本问道：

“来客还没回去吗？”

“还没。”

“怎么老不走呀？”

“他在扯他小时候的事，”坤娉姬边说边在丈夫旁边的另一张躺椅上坐下，“坤索拉万这人真是受过不少苦啊！……”

“那就是他投机的理由？”亭恭反问，“有许多人都是从困难中挣扎过来的，但他们并不都这样投机取巧。”

“可能他对穷困的生活感到厌倦了，想捷路求荣。”

“这种人不可取……”他以一言断之。

“要找一个你满意的、‘可取的’人是很难的。有些人，表面看去很不错，但窥测到他心灵深处之后，就会发觉他有很多坏东西隐藏着。索拉万这人的所作所为过于公开，因此，你认为他不好。假如他做得隐蔽点，你也许会认为他还不错……”娉姬说完，亭恭长叹了一口气。

坤娉姬已经发觉：近来丈夫有些忧心忡忡、郁郁不乐，好象有什么心事，常常坐在那里出神。

“坐得太久了不好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还用得着问为什么吗？”他有点不带好气地说，“乃索拉万不论在公职上还是在私生活上都不是干净人，……谁心

里都清楚他这份儿新职务是怎么搞到手的，谁在背后撑腰……被踢出来的那个人并没有任何贪赃枉法之类的错误，只不过对上司有些强硬，不愿阿谀奉承主子，和董事长曾经顶撞过罢了，可这个索拉万却大摇大摆地跑过来取而代之，还得意洋洋地去……”

“人家坤索有能耐嘛！”

“就算有能耐吧，可原单位干了多年的老人马有的是，为什么非得从外单位调进个索拉万？这不叫搞帮派又叫搞什么呢？！”

坤妮姬不再作声，因为她不怎么了解国家机关或半国家机关里的这套人事关系。

“假如他后面没有靠山，这种轻易让位的事决不会有。如今，想谋个一官半职是多么的难呀！越是高级职务就越难寻了。等着竞争的人简直可以排成长队。如果你朝中无人，就是等到退休那天也等不到。如果你朝中有人，那你就可走通上下，来个‘后来居上’，尔后，就象坐电梯一样平步青云。那时，你想调到哪儿就能调到那儿，你想排挤谁就能排挤谁……”他长叹了一口气，“可惜莫尼！”

“我也很可惜莫尼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他还算得上一个好人，尽管在后期和上司的关系打得火热。”

“也难怪，要是不让他给自己留点后路，未免太过分了。”

“再提莫尼，也无济于事，关系已不能再挽回了。”亭恭自言自语：“不知坦娣是怎么想的？……”

“你倒真为女儿的大事操心呀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？我操心得已经不能再操了，坦娣这孩子象她爸——

样任性，她不愿意干的事，就是掉脑袋她也不干，要是性格顺从点就好了。”

“象她妈那样顺从吗？谁拉着到哪儿就到那儿。”

“别这样翻小肠呀！”坤妮姬脸色不悦。“你这个人呀，心太狠了！你自己应该清楚，你让我成年累月按你的喜好来生活，你从来不想想，我作为一个女人也和别人一样有爱美的细胞，也想出去见见世面，交交朋友……”

“什么朋友？那种在背后非议别人的朋友？把人引入歧途的朋友？”

“住嘴吧！”坤妮姬站起身，方才那种轻快的情绪一下变得恼怒起来，“你就做你的孤家寡人吧，你一个人坐着胡思乱想、躺着生气去吧！”

说罢，她朝里屋走去，两眼噙着泪水。

但楼下会客厅那对青年男女的谈话，还在继续进行。

“我母亲吃了很多苦，我还记得父亲刚去世后不久，我们迁到曼谷来的时候，是租住在靠吞武里河岸边一家果园内的旧平房，靠母亲摆小摊维持生活。我母亲为人勤劳，她想方设法筹购到一些五花八门的商品在门前摆摊卖。那时候，我的弟妹们还都年幼，我是最大的，不得不从各方面协助母亲养家。到晚上没有电灯，只好点油灯看书、做作业……”

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故事，坦娣佳也津津有味地聆听着他的讲述。她一边听一边想：面前这位男君的确经受过不少艰难困苦，大概正是这种艰难困苦的经历和他那无餍的贪欲驱使他得陇望蜀吧。

“我害怕穷困胜过害怕其它一切，”他直言不讳，“记得有一次开学的时候，妈妈拿着家用的杵臼①去典当……”他说着眼圈红了，眼眶里充溢着亮晶晶的泪水，由于使劲地咬紧牙

关，腮帮上的肌肉紧张、鼓凸。看得出，他的整个感情都已沉浸在痛苦的往事中。

面前的凉咖啡已经沉落杯底，只剩下透明的清水。阿派进来收走了旧杯盘，又送来新换来的饮料，放在他们面前。然而这对男女并没有去留意这些，他们中的一个在侃侃而谈，一个在倾耳聆听。

“你信不信，穷困是对人类最残酷的折磨。有些问题，甚至很多问题，都可以用我们的智慧来解决。但钱的问题，我们无法用智慧来解决。没有钱了只得向人求借，别无它法，没有受过穷的人是很难体会受穷的滋味的。”

“我同情穷人，但我认为人应该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，人应该懂得知足。谁都向往荣华富贵，但谋求荣华富贵的手段应该是光明正大的。”她的话并不象是针对谁说的，但还是使索拉万的情绪为之一震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可算是如愿以偿了。”她总结说。

“如愿以偿？”高声的反问里带着难言的苦衷。“坤坦娣，你给我做了总结，把问题概括得简明易懂，但我给你打零分，因为它完全不符合我的情况。”

“那应该怎么说呢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如愿以偿过。相反，我经常大失所望！”他点燃了一支香烟，在他低下头拨开打火机的瞬间，火光照在他那高高的眉骨和他那粗黑的眉毛上。

“包括现在吗？”坦娣佳的话，有明显的嘲讽口气。

“是的，包括现在，也包括此时此刻！”他强调说，“我的生活遭到了不能饶恕的失败……”

① 杵臼——是从前泰国老百姓家里磨米的必备工具。

“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？”

“那你怎么认为呢？”

“我认为你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功。”

“是的，……”索拉万的回答很勉强，话语是从嗓子眼里困难地挤出来的，“白蚁有时咬空了外表看去很结实的柱子，但当人们发觉这柱子有了白蚁时，整幢房子都将倒塌了。”

“既然你认为你的家有了白蚁，那你为什么还让白蚁继续咬吃你的房子呢？”

“我也在想办法补救，”他回答着，眼光却恍惚地从她的肩头移到前方，“但……”

“但不成功，”坦娣佳接过话说。

“但还未成功，不是不成功，……”

“其实很容易，……”她微笑着说。

“怎么容易呀？”他问道。对她的微笑感到疑惑不解。

“让白蚁调来大批兵将，在你们家兴造一处白蚁堆，好不气派！”

当他听清了她那含沙射影的话之后，他的脸部表情明显地绷紧了。

“你大概是等着我毁灭的日子吧？”

“要命！”坦娣佳带笑地感叹着，“我不致于坏到那种程度吧。”

“很难说。”

“你认为我很坏吗？”

“你铁石心肠，心狠……”他想解解心头的气愤，“我没有看见过其它的女性象你这样铁石心肠的。”

“好，我很高兴，也很满意。坚硬和心狠总比软弱和动摇好，免得让别人随心所欲地牵着鼻子走，也免得放纵自己沦为

某种腐败势力的奴隶。”

他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她一动也不动。

他们的眼睛相碰了。然而索拉万·巴汕那维的眼神是那样迷茫，而坦娣佳那双黑亮的大眼睛却是那样果敢和自信！

“假如我们不尊重自己，没有自己的信仰，那就如同天上的行云，地下的流水。你试想，行云和流水能有什么准性呢？”

“没什么准性。”他轻轻自语，“大概只能是随风飘荡、随波逐流而已。不知餍足的贪婪，成了某些人前进的动力，然而，……总有一天，他们会发现……”他移动了下身子，看了下手表，说道：“啊，九点了，真快！好象才聊了半个小时似的。”但他还是照旧地坐着。“怎么办呢？我这会儿还不想回家。”

“再聊一会儿也行。”

“你不说我什么吧？”

“不说。”

“那……”他指指楼上，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也不会说什么的。”

“我觉得你爸爸很信任你，很爱你。”

“我们互相很了解。”

他慢慢地点着头。

“当我坐到这里，我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这里的气氛温暖、轻松、愉快，使我想多呆一会儿。”

“谢谢你的赞美。”

“我现在并不奇怪你为什么轻易去爱别人。”

坦娣佳的脸色有些异常，羞涩里夹带着几分尴尬，但很快就恢复常态了。

“人们都说，成长在温暖家庭的孩子，往往不怎么想结

婚，因为父母已给他们足够的温暖；而生长在穷苦家庭的孩子往往要求早婚。有些甚至仅仅是为了摆脱那令人烦恼的家庭而结婚。”

“也可能是这样，但也可能不是这样，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想法。”

“你是不是决心过单身生活过到四十岁呀？”

坦娣佳笑了。

“要真是过到四十岁呢？”

“那肯定会有人急死的。”

“不知道我这个人能引起谁这么大的关心和焦虑？”

“我就是个。”

女郎感到意外，没想到他竟敢把自己和她联系起来。

“假如我是你，就根本不这么说。”坦娣佳说。

“是……，我喜欢说些旁人不肯说的话……”

“还做些旁人不肯做的事。”她心平气和地接过话茬儿。

索拉万感到心头一阵戳痛，顿时脸色变了。

“我能怎么做呢？我是个有罪孽的人。”

“正相反，我认为你很有造化，不然就不可能……”

“别嘲弄我了。”

女郎不再继续说下去，因为他的脸色表明他的确很不是滋味了，吸到不过半截的香烟被他掐灭在烟灰缸里。

“你大概不知道，我现在很不幸福。”他声色平和地说。但一会儿望望她，一会儿又望望墙壁。

“欸，新鲜！我不曾有过这种感觉。”

“你感觉怎么样啦？”

“我觉得你很愉快，……你跟大人物有广泛的交往，你的职务也得到晋升，幸运了别人遇不到的机会，你处在想要什么

就能得到什么的地……”

“是这样吗？你是那样认为吗？如果你真那样认为，我倒觉得很可怜自己……，为什么你不认为我有很大的痛苦呢？”

“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才会认为你有痛苦。”

“你对痛苦和幸福的判断是非常表面的。”

“我又没钻进你的心里去，我怎么能知道你的真实感受？！”

“假如我告诉你，你确实存在于我的心里，你奇怪吗？”

坦娣佳感到愕然，她静默了，久久没有作答。

无疑，她很震惊。

客厅里一片静谧，只有电风扇在轻轻地吹动。歌声从邻舍隐隐约约传来，坦娣佳几乎屏住了呼吸。

索拉万说完后，静静地凝视着她，眼神里迸发出一种压抑难耐的感情。他奇怪自己竟这样大胆地说出隐藏在他心灵深处已久的情愫。

坦娣佳站起身来，……当恢复自持时，她又回到原处坐下。这时，她的脸色有些泛白，手指攥成拳头，紧握着，汗水从手心里渗出。

“是什么促使我对你讲出这样的话？”他低头喃喃作语，
“假如你不满意，我向你赔罪……，我无意于让你生气……，要是你真生我的气，我任你采取什么形式来消气都行，甚至可以对我报以鄙视，只求你别生气……因为在某些情况下，一个人心诚意挚地想折服于谁，那是很难遏止的……我只求说清这点我就走，走我的路。”

说罢，索拉万站起身来，他的脸色比坦娣佳的还难看，眼神里充满了痛苦，谁看了都会产生怜悯。

汽车喇叭在急促地鸣响，一阵紧似一阵，说明按喇叭的人

情绪正在激愤。

坦娣佳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怔怔地望着索拉万。索拉万一阵心跳，但很快就恢复了自持。

“坤薇图的车。”

“啊！可能是送小瓦回来。”

“我不知道小瓦在她家。”说完前言不搭后语地又说道：“我这就告辞了，伯母还下来吗？”

“不必向她告辞也行。”她惶遽不安地回答。

“我的车停在屋门口挡路了，我得快点……”

坦娣佳依旧站在那里，……站在原处……从楼上刚下来的坤嫫姬，看见女儿异乎寻常的脸色，便问道：

“坤索呢，回去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图姨的车……不知是谁开车，把喇叭按得死急死急的，也不考虑闹腾人家左邻右舍。”

坦娣佳没有回答，她快步走向楼梯口，只觉得双腿发软，心脏剧跳，跳过之后，突然变成象断了线的气球一般轻轻颺颺地飘忽起来。

莫尼、台文、庞拉普，他们都曾说过这样的话，甚至比索拉万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然而，她不曾有过这种异常的感觉。是中风了吗？不是！是气愤、憎恶吗？也不是！是兴奋激动吗？更不是！坦娣佳自己也品味不出究竟是什么滋味。

父亲正从走廊上回来，坦娣佳不置一言地从他身边走过，开了房门，又顺手带上，便踉跄地走到写字台前，一头伏在桌子上。

桌上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着，好似一颗心脏在跳动，……她睁开眼睛用心去捂盖那座闹钟，象是在抚慰它不要惊慌。

悔恨自己当初没有接受莫尼的恳求……，否则此时此刻，她肯定已在索卡府悠闲自在地过着她那县长太太的生活了。

那浓密的青丝般的黑发所覆盖的头渐渐地低垂了，她将前额托放在自己的手臂上。热泪渐渐地盈满眼眶，终于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，直至满脸泪花。她任凭自己的感情去冲决那压抑已久的心中堤坝，把那堵塞在自己身上、心上和感情上的无名的痛苦冲刷殆尽。她一点也不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端，只知道自已莫名其妙地生气，莫名其妙地憎恶和烦恼，甚至只是听说一些关于索拉万的事，便一扫自己那欢愉的情绪。

而现在……此时……此刻，她终于彻底地弄清了自己的感情。

七十九

索拉万还没走到大门口，阿波已把大门敞开了。只见薇图走在前头，后面跟着四个青少年，最小的一个走在最后头。

“不知道你也到这儿来了。”她冷冷地说，面孔紧绷着。

索拉万接受孩子们的敬拜，同时回答说：“我来有点事，正准备回去。您是来送坤瓦的吧？”

“我们来跟瓦哥一起睡。”纳塔挽维说，“我等不到星期六了。”

“噢，……”他嗫嚅着，同时犹豫不定，究竟是回去呢，还是跟薇图一起进去呢。于是，问道：“您准备什么时候回去？”

“看方便吧，你想去哪儿你就去吧，不必牵挂我，我自己能回去。”她的话很生硬。

他知道她在生气，由于忌妒而生气。以前她曾多次拿坦娣佳来作为讽刺的题目，尤其是莫尼来到曼谷、坦娣佳和莫尼双双外出游玩的那些日子。

他总是尽量解释，并尽量地迁就她，使她减轻了怀疑，以至相信他对那个女郎并没有超越一般的感情鸿沟。

索拉万迟疑着，但几秒钟之后，他就跟着薇图步进了坤娣姬家的客厅。

坤娣姬刚从楼上下来，见妹妹的脸色不悦，便问道：

“怎么？又不高兴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薇图回答，同时马上调整脸部表情，及时地露出了笑容。问道：“坦娣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上楼了。”坤娣姬没有察觉妹妹的表情，顺口说道：“坤索在这儿坐了很久，来感谢坦娣把他母亲送回家……是吗？”后一句话是冲着索拉万问的。

索拉万笑笑。

“说实在，我很失礼，本该早来致谢，但一拖再拖。因为当时忙于安葬董事长骨灰的事。后来，又因为其它的事耽搁下来。”

薇图还是不把头转到他这边来，因为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。

但她仍在侧耳细听，想在他话里找出点破绽或是听出点端倪来。

那句“本该早来致谢”的话，使她情绪稍好。因为，这表明他不关心来访的事，之所以来，主要是出于礼节。可是姬姐那句‘坤索在这儿坐了很久’的话，却激起她的忌妒和恼怒情绪。

“怎么样？小瓦。”坤娣姬问儿子：“带着表弟们到哪儿

去猴淘来着？”

“没有淘气，姐姐。”薇图回答。对一手搂着纳塔挽维走进来的索拉万不屑一望。纳塔挽维正勾着索拉万的胳膊顽皮地悬摆着。“今天下午让小瓦带他们去看了电影，看完电影就吃晚饭，吃完晚饭，就来这儿了。”

“好玩吗？”坤妮姬问大外甥。

“好玩。”

“还是孩子气，到哪儿都觉得好玩，吃什么都觉得好吃。”薇图说。“待到两鬓将近花白的时候，才能知道一切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玩，那么好吃。”

“这倒是常见的事，大家都有这种体会，没有谁比谁好多少……瞧我们那位小姐吧，”坤妮姬边说边朝楼上努努嘴，“一会儿这不顺心，一会儿那不满意，要不是我们有耐心、情绪冷静的话，也就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了。”说到最后这句，坤妮姬压低了声音。

“哎呀！坤索，怎么站在那儿呐？坐一会儿吧。”

索拉万淡然一笑。

“没关系……让小宝莫^①荡着玩一会儿。”

“那……坦娣到哪儿去了？”薇图问。

“在她卧室里。”坤妮姬回答。

“我要上去找坦娣姐！”布特^②说。

“向姨父问好啊！”薇图随后叮嘱道。

然后，这几位青少年便争先恐后地朝楼上跑去，脚步拍打在楼梯上的冬冬声，使薇图堵住了耳朵，阻止道：“轻点儿呀！轻点儿！这又不是五世王铜像广场。”

①宝莫——是纳塔挽维的小名。②布特——是曼玛努它的小名。

“让他们去吧。

薇图无奈地摇头。

“在家里也是这么疯跑，最小的声音最大。”

“正在淘气的年龄嘛。”

“一会亨哥该头痛死了，他们要在这住三、四个晚上，姐姐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“咳！再多住几天也没问题呀，吃饭的时候还能热闹点儿。坦娣佳一定很高兴，她早就念叨着要表弟们来家住。”

孩子们上去之后，索拉万坐了下来。

“等会儿，你们一块儿回去吧！”坤娒姬说，“你是自己开车来的，还是乃包开车送来的？”

“乃包开车送来的。”

“那你让乃包先回去吧，你坐坤索的车子不行吗？”

“就不知道人家车主人愿不愿意让我坐他的车子回去？”
薇图说这话时脸色已经好多了，但不悦的痕迹依然存在。

索拉万笑了……几分钟前那颗慌乱的心已经平复下来。他站起身来，说道：

“我去告诉乃包让他先回去，您回头坐我的车，跟我一起回去。”

薇图点点头，见他屈服，情绪立即好转。

“好吧，顺便请你告诉下乃包把孩子们的衣箱拿进来吧。”

当索拉万的背影走远了，坤娒姬说道：

“坤索这人命好……往后肯定平步青云、后来居上的……他很会看机会。”她的语气没有明显的褒贬感情。“挺可怜坤查纳的，现在他完全销声匿迹了，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个名噪一时的坤查纳·西瓦……坤莎也跟着垂头气馁了。”

薇图不清楚姐姐对自己的事掌握的深浅程度，因此，只好默不作声，淡淡一笑。

“这次出国多住些时候吧，图。”坤炳姬说，“假如是我，我就连头也不回这边了。”

“去久了不行。”薇图轻声回答，脑子却在思考别的事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在外国住久了会感到寂寞的，孩子们都去上学了，我跟谁去游逛？再说，又不是咱们自己的国家。”她拿出这些和自己真实思想毫不相干的理由作借口。“到那儿没有伴儿也是没什么意思的。”

“你怎么不邀坤莎一起去呢？”

“她呀，她不去。她要留在这里搞‘圈套’……”说罢，薇图狡黠地笑了。

这时，乃包将箱子提到了门口，薇图又一次吩咐道：

“你这就可以回去了，不必等我。一会儿，我坐坤索的车子回去，免得让你干等。”

索拉万走回室内坐在原处，用眼角朝楼梯的方向扫视了一下，只听见一片喧嚷声，但具体的话语听不清楚。

孩子们一窝蜂地涌进了坦娣佳的卧室，然后把门关上。

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坦娣佳毫无准备。她赶紧擦掉眼泪，收敛起郁闷的表情。小瓦和那三个孩子都没察觉出她脸上的异常。纳塔万维走近坦娣佳讨好地搂住坦娣佳的腰，问道：

“坦娣姐已经睡下了，是吗？”

“还没呢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？”

“从家来，我们要和瓦哥一起住呀？”小三回答说。

威查亚森（小毕）一头躺在沙发上，拽了个枕头搂在自己怀里，曼玛努它（布特）马上抢步走过来往哥哥的肚子上坐下去，